

词林佳话：《烬馀词》题识的问世

程毅中

李一氓旧藏词集从刊第一辑，已于2022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第一辑就是氓老珍藏的《知圣道斋烬馀词》三十一种及其题识。据书前著录，原为邵章所藏，并有邵氏题记。氓老收得后首先请齐燕铭同志题词，继而委托中华书局冀勤女士广泛征集题跋。始于1979年，终于1987年，经八年之久，冀勤忠于所托，奔走于京沪两地，遍访同道，包括南京之唐圭璋先生等诸名家在内，共得四十篇，真是氓老的一大功臣。氓老不论辈分，毕聚群贤，长幼咸集，后起之秀如杨晦师哲嗣杨镰亦列名其中。不学如笔者，有幸得附骥尾，因得见齐燕铭同志遗墨，欣慨交心，遂妄题“愿得氓公伸巨手”之句，期望其能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任组长之职。时在1979年9月也。拙诗如下：

桐柯焦尾发清音，抢救遗材石点金。
愿得氓公伸巨手，扶持古籍借春阴。

昔燕铭同志于整理出版古籍抢救文化遗产唱导肇划，不遗余力。今于《烬馀词》题跋见其遗墨，不胜感叹，因妄题其后，藉求氓老教正。

幸而天从人愿，1981年氓老果然出任第二任组长，雷厉风行，多所建树，如亲自抓了《汉文大藏经》《全清词》《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俄藏《红楼梦》的回归等等，我们深受鼓舞。笔者所留底稿，竟未记年月，只记得在氓老出任组长之前，收入拙著《月无忘斋诗存》时只记在1981年之前，且改了三字。现在看到《烬馀词》影印本，才唤起了当年的记忆。幸而冀勤女士为《烬馀词》编了一份跋目，对四十篇题识作者加了说明，成为一份集词学、版本学、目录学及义理、词章、考据乃至书法各家手迹的新词林纪事。这是一部保留着名家墨宝的大笔会，是当代的文献珍品。李一氓旧藏词集从刊第一辑才开了个头，我们期待着第二、第三辑的继续问世。

最早见到李一氓李老书法，是学生时代在采石矶太白楼。“太白”二字大匾，高悬楼内，独得古意，以致我误以为是古人的笔墨。未想到几年后我毕业到京工作，就在李老主持的古籍小组，竟有机会常常见到李老。

今年是李老诞辰120周年，40年前我入职中华书局，在古籍办工作。那时候李老已经八十高龄，书局同事大多称他李老，一些人称他氓老。李老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八十年代，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格局。这个大题目不能在这篇小文中说清，只能一笔带过。

我是古籍办的小字辈，大多数时候是随前辈去北牌坊胡同甲11号陪座恭听，偶尔也去木樨地李老办公室。大多事已经忘却，过手的事情有些印象，如《中华大藏经》的装帧设计，李老亲自过问，不但自己亲笔题签（内封），还请上海钱君甸先生为封面集字。钱先生不但精研书法，更是装帧老手，书名主体集自汉《史晨碑》，但不都赶巧合适，个别字偏旁集自两字，拼合而浑然天成。除了工作，我也有机会得到李老的新书，比如据他的藏本影印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也有机会看到李老新写的字，当时觉得新奇的是李老自己藏书的题签。隆福寺一位旧书店老师傅经常背着新装好的书来办公室，李老会选一些收藏的线装旧书请他重装，重装后封面签条都是李老小字题写，书法的精准和题款位置的讲究，都是我从前从未留意过的。

我当时的工作是协助我的领导沈锡麟先生编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

“击楫词人”李一氓

——墨缘录一则

徐俊

文章发表后，李老拿了手卷和一张老纸，让我按照手卷格式把跋文抄一遍。高度不到巴掌长的手卷，要小字抄写千余字的跋文，我非但字写不好，更没有经验，甚至没有可用的小楷笔，当时犯怵的状态现在想来还很焦虑。勉强写完，在文末补了一个短款：“江中徐俊代抄。”这样让李老文末的“因书之”不至于引起误解。李老又让我们把手卷和新抄的跋文拿到荣宝斋去重装，换上我代抄的长跋。这件手卷李老生前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院。手卷有李老原跋，录清汪鋈《扬州画苑录》并附简短题语：

右录汪鋈《扬州画苑录》卷二一，卢葵生以漆器名，人几不知其能画矣。收卢氏制漆若干事，有板精者，并此画卷，可参证云。一氓识。（钤“击楫词翰”朱文、“一氓六十”白文二印）

手卷重装后我从琉璃厂拿回来，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表示要珍藏李老的原跋作为留念，得到李老许可，经锡麟先生手交我，至今悬挂在我的书房。

李老收藏最富的当然是词籍，去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李一氓旧藏词集丛

刊》第一辑精装63册，洋洋大观。李老收藏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清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宋元词31家16册，原书第16册为原藏家邵伯裘装池时预留的空白素册，封面题“烬馀词题识册”。李老自1978年开始请齐燕铭为第一跋，复请中华书局冀勤代为奔走，约请京沪名家题跋，依次为齐燕铭、郭绍虞、潘景郑、顾廷龙、吕贞白、夏承焘、俞平伯、吴世昌、钱锺书、任半塘、启功、程毅中、胡念贻、陈友琴、周振甫、周叔弢、黄裳、刘叶秋等40家，最后一位题跋的是唐圭璋，皆一时学苑胜流，蔚为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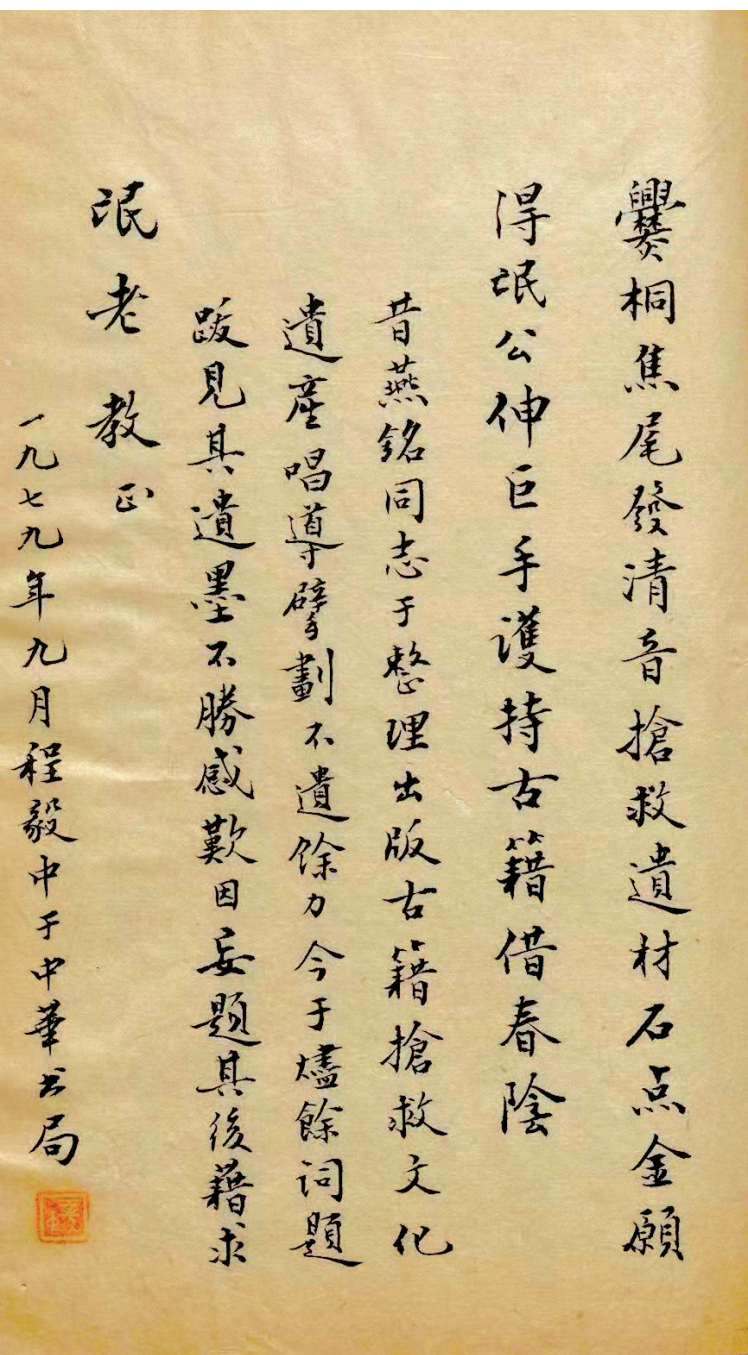
唐圭璋先生题跋是我去南京出差时，随身背着“烬馀词题识册”请唐先生题写的。1987年6月某日，我骑自行车从南大南苑到南师大校门对面的北东瓜市，拜访唐圭璋先生，请他题写。第三天我再去唐宅取回。年初看到巴蜀影印本，意外发现，题词册首页“跋目”2页、卷末冀勤1987年6月16日跋4页、李老1988年元霄跋3页，竟然都是我代抄而印象全无。经电话向冀先生请教，确认是她当时命我所书。蓦然间面对自我，不自信良久。此书随着李老的全部词籍捐藏四川省图书馆。

在古籍办工作期间，受侯镜昶老师之托，请李老为无锡侯家故居题写过“亦园”匾额，这是《词律》编者之一侯文灿归田之所。离开古籍办后，我特请锡麟先生帮我向李老求字留念，李老给我写了一首陶诗，上面钤有“己巳”鸟虫篆印，是我的同事振华兄所刻，在1989年，次年李老离世。这是我收藏的第二件李老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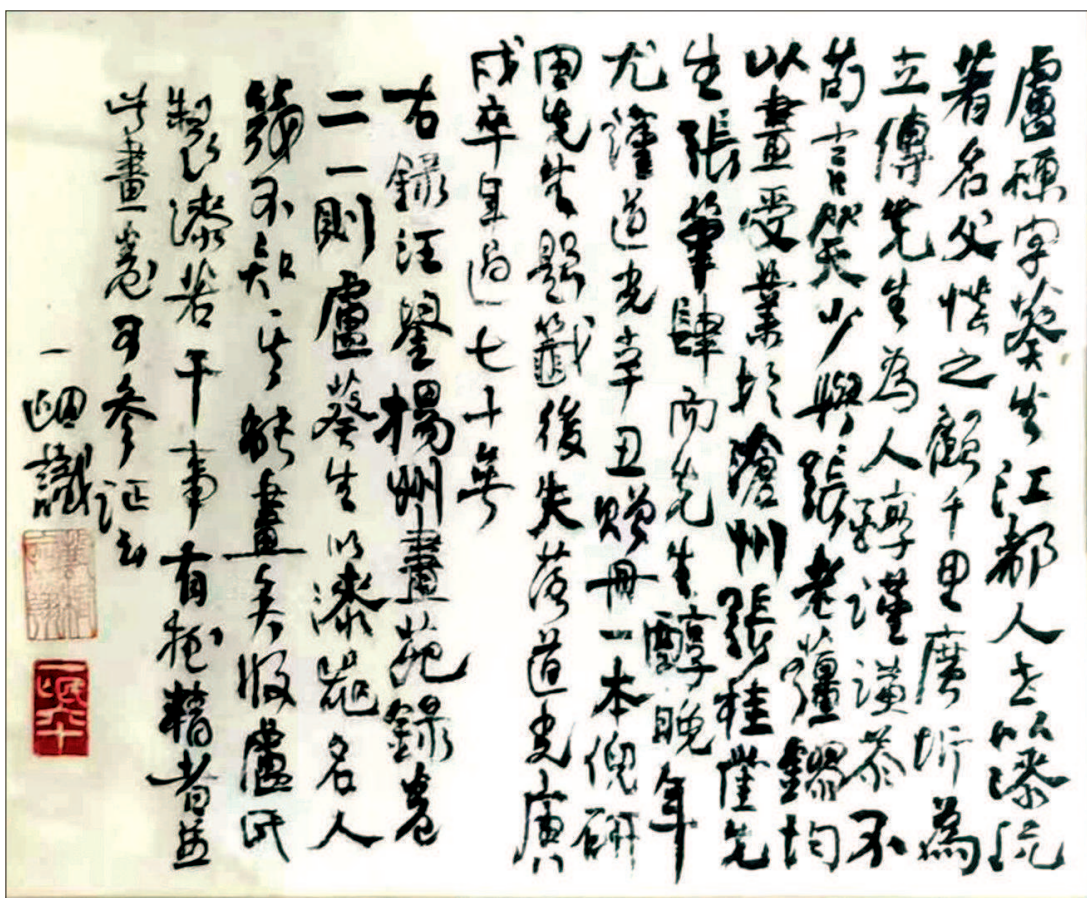
李老书法别具一格，出自颜真卿、何绍基一脉，友人玉叩老谓李老书法于近人更近朱孝廉。我看李老书法的妙处，重要的是师古不泥，变化出新，既见传统又饱含性情，深得天真古朴的韵味。我曾在李老看过的《读书》杂志封面看到李老硬笔随手写下的一副对联语：“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文词和书法都堪称天真烂漫。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想起李老晚年所写送我的大字长卷，《琵琶行》《杜荀鹤·游园》……李老在藏书和书法中，常以钤印自道平生，有“击楫词人”“长征战士之一”，也有“故纸堆中”“莺歌燕舞之斋”，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但身上有脱不掉的学者情怀、文人雅趣，因此而更加可敬可爱。

琐事难忘，谨以此纪念李老120周年诞辰。

2023年8月20日于岱北山居



程毅中《烬馀词》题跋



李一氓题跋

永远的杜小姐

夏金

杜毅女士8月12日走了。她是著名爱国烈士杜重远、侯御之伉俪的长女，也是长久勇敢留在夜空中的一泓弯月。如今她和她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终于团圆于永恒了。

她的故事很多，这里只简单说说她的名字和各种称谓吧。

用她自己的话来介绍：“我叫杜毅，小名叫小丫儿”。

杜毅是1942年在波诡云谲的新疆诞生，小丫儿是父亲给她起的小名。但杜毅这个大名，却已经赫然出现于1935年杜重远狱中的亲笔书信，他请金城银行总经理吴蕴斋回信给杜毅。

我有幸和杜毅本人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她告诉我，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刊登了《闲话皇帝》一文，当时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寇无理威压，判杜重远冤屈入狱一年零两个月。妈妈侯御之刚刚有身孕，杜重远应该是已经想好了“杜毅”这个头生子的名字，虽陷囹圄，仍喜不自胜用未来孩子的名字作为朋友之间的联络。后来杜夫人因勇敢抗争，不幸流产。

但杜毅这个名字的出现，特别是杜重远随后的儿子杜任出世，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杜重远姓名的读音和出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见《论语·泰伯》。杜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

后来，杜重远牺牲，妈妈带着杜毅、杜任和杜颖三个病孩回到上海，又遭遇国民党大员抢走了杜家大宅。等他们都安顿下来，杜毅在家里就成了“小毅”，弟弟“小弟”，妹妹“小妹”。再后来，弟弟妹妹都不在了，杜毅逢年节和家庭纪念，都会在纪念飘落款写下这三个称谓。

她一家长年多病，所以医生朋友很多。医学泰斗陈家伦、许曼英教授，多年来一直称呼杜毅为“小杜”，称呼妹妹杜颖为“小小杜”。另一位著名老教授郑豫增则颇为洋派，他无论是见面、书信还是电话里都称杜毅“Miss Du”。因为父母是民国著名人物，也有少数老朋友喊她“大小姐”，喊杜颖“二小姐”。还有几

十年的同龄好友，比如国家文物局范世民先生，以及杜毅的同学们，见了她们就直接喊“杜毅”“杜颖”，那种自然的感觉是非常轻松亲切的。

姐弟妹三人凭着同等学力考上三所上海名牌大学后，因为母亲的悉心传授，杜毅外语一直超好，选了外语系，并有了自己的英语名字“Persie”（佩西）。这是一个来源于波斯的英语名称，主要用于英国和荷兰男孩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杜毅”发音也毫无关系，我想来想去，大概是她爱读的某本英文旧小说里某位她非常欣赏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吧？二十多年，随时可以去问的一个小问题，竟然从没有去问过，如今人天相隔，再也无法知道她选这个名字的确切缘由，这真叫我怅憾不已。

中年后，为了响应小平同志为国引资、解决基础建设中的瓶颈问题，杜毅、杜颖抓住机遇，去香港开办了公司。其中，杜毅为董事长的公司叫“远源国际”，含义为杜重远的渊源，英语就是用了“Persie”。

因为她们有了香港身份，又都是单身，所以先是香港人，后来是统战部、政协的人士，都喊她俩为“杜小姐”。这样，杜小姐就成了她们最为常用的称呼。

我来到她们身边后，我们工作人员跟着以前的总经理董乔麟先生，一直喊她们杜小姐。更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则喊“大姐阿姨”“小杜阿姨”……

杜家的护工、阿姨、厨娘则另称杜毅为“大嬢嬢”，杜颖为“小嬢嬢”（上海

话是姑姑的意思）。包括医院里，熟悉她们的女医生、女护士大多都这么喊。突然想起多年前，有个满口东北方言的阿姨临时来替工。她完全不懂上海话“嬢嬢”的含义，大概是看多了《还珠格格》等电视剧，有一次她非常庄重地来到杜毅面前，一字一顿地说：“大嬢嬢，小嬢嬢刚才电话里说，让大嬢嬢记得把小嬢嬢新配的药放在小嬢嬢的床头，小嬢嬢晚上要吃。”杜毅笑了，这简直就是她们最喜欢读的《红楼梦》里小小说的那段经典“各位奶奶”的翻版。

更庄重的场合，更重要的人物，都用“杜毅同志”“杜毅女士”这个称谓，比如全国政协的正式函件，领导同志的亲笔书信等。而与杜家有世交的领导回信，会亲切地喊她们“杜毅、杜颖两位大姐”。

杜毅、杜颖姐妹曾跑遍全国各地，收集整理出版了父亲的文集；她们不忘报效祖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慷慨捐款百万现金助力苏州河的治理；跨世纪后赞助启动的位育夏威夷吉他基地，在国内外绽放异彩。而今年春，在监护病房，她稍有一点精神，就反复练习几十遍，亲自为华理附中题写了苍劲的“杜重远班”四个大字。这些事迹，使她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尊重，以致有些年轻人，初次见面，往往不知道称杜毅什么好。有人曾尊称她“杜老”，惹得她哈哈大笑。更多的喊她“杜老师”。因她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有人称她“杜委员”，

这倒也很妥帖。

外国企业界称呼她“Madam Du Yi”，中国企业界就难一些，她是董事长，有人喊她杜董，有人则怕这么喊，会和董事混淆，就喊她杜总。而近年来流行喊姐，所以有一些时尚的年轻朋友喊她“杜姐”“毅姐”。她听了这些微微一笑就接受了。

杜毅病重期间，有关领导多次前来鼓励看望。记得她昏昏沉沉的最后日子里，中央统战部三局领导受中央委托前来慰问，俯身呼唤“杜女士”。见没有什么反应，陪同的上海统战部领导提醒喊“杜小姐”后，杜毅似乎眼皮真有了些微动！

“名可名，非常名”。名称谓虽虽然不胜枚举，但杜毅本人更习惯被称为“杜小姐”。她想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悼

文，叫“永远的杜小姐”。

她在病榻上笑着对我说：“我写文章、投稿，往往能中，能得奖，因为我会花一半的时间去想题目。比如《疏影》《大美人》《爸爸去哪儿了》《常回家看看》《当你老了》《彩色鹦鹉》《燕子呢喃》……题目好，就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文章再好，题目不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杜毅接着说，“‘永远的杜小姐’，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今天突然想出来了。我们姐妹俩一直未婚，又是香港身份，不管年纪多大，确实是永远的杜小姐。但是，永远，又说明我已不在了，永远地走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很机智的双关语。等我好点，能稍稍坐起来，我一定写一篇出来，肯定可以刊登出来。”

想到这里，我又难过了起来。我读过一个外国神话，说是名字和名称，隐藏着一个人最深的灵魂，只要名字和名称没有被完全遗忘，那个人的灵魂就不会彻底湮灭。于是，我鼓起勇气，以杜毅亲自拟定的这个巧妙乐观却还没来得及写成的题目，以我相形见绌的笔墨写上几段回忆，投给她数十年最为钟爱、经常剪贴收藏的文汇报“笔会”，作为对她本人、对她那伟大的家庭，一份小小的怀念和哀思。



记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